

姻缘

禾首著

47.5
31



I247.5
3131

5/K25 1/5

YIN YUAN

姻缘

禾 首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B

507493

姻 缘

禾 首 著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印张 2插页 112 000字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 300册

ISBN 7-206-00233-1

I·57 定价：1.60元

内 容 介 绍

农村小伙张绍义，吹吹打打办喜事。媳妇娶进门，拜了天和地，喝了合欢酒。洞房花烛夜，本该度良宵……然而，第二天小夫妻双双来到乡政府，打了巴刀。

这一桩奇缘艳遇，轰动了嫩江大草原。原来，二人心中均另有所爱，捏合的婚事难团圆。张绍义冲破重重障碍，终于和美丽的小寡妇结成百年之好。

本书是作者第一部中篇集，收入两部中篇。故事曲折，人物鲜活，具有浓郁的草原乡土风味。

(一)

张老五是个怪人。至少，他儿子张绍义是这么认为的。

近年来，他常常一个人出走，少则三五天，多则十来天。临走，他既不给儿子说一声，也不同邻居打招呼。他忽而出现，忽而隐没，象游魂一样难以捉摸。

这次，他又走六七天了。儿子张绍义悬起的一颗心，上够不着天，下挨不着地，焦急地打发着日子。

虽说，张老五不会在外偷鸡摸狗，干那见不得人的勾当；再说，他一个干巴老头儿，兜里没几张钞票，也不必为他遭到图财害命担忧。但是，亲生骨肉，相依为命的儿子张绍义，还是坐立不安，夜不成寐。

那天早上，张绍义做好饭菜，端到炕桌上说：“爹，吃吧。”

张老五用眼角的余光，瞄瞄儿子，没有回话。他坐在炕上抽闷烟，仿佛和谁赌气，又象想什么心事。张绍义不便多嘴搭讪，自个儿端起饭碗刚扒拉了两三口，爹起身就下炕走了。如今六七天没个音信，多叫人着急上火啊！

张绍义百无聊赖地在屋内踱步。这是三间土平房，一头开门儿，是北方农村的筒子屋。外间灶房，里间卧室。卧室的阳面儿，是连二的火炕，中间竖起的胶合板，把火炕分作两段。张绍义和父亲分着居住。靠北墙，摆放着立柜、箱子和八仙桌。妇女的梳妆台，就安置在箱盖上。三开门的立柜，镶着穿衣镜，随时能照出屋内走动者的身影。挨着立柜

是连成一体的玻璃门箱架和两只大木箱。玻璃内嵌着色彩艳丽的风景画；箱子的釉红上，画着并不高明的荷花和鸳鸯戏水的图案。两对鸳鸯游动着，活泼而传神。这些八九成新的箱柜告诉人们，这是个新婚不久的家庭。然而，妆奁镜匣歪斜，大钱厚的尘土取代了脂粉香气，又表明这是个缺少主妇的家庭。

张绍义踱着步，心里怅怅地憋闷，隔窗把目光投向院子里。院庭很大，空空荡荡，没有狗叫，没有鸡鸣，不见行人。如若不是那口“克郎”猪狂嚎般地嘶叫和拼命地拱木槽子，发出“咣啷”、“咣啷”山响，就会使人觉得，这家里早已没有人了。

张绍义坐在炕沿上。爹不回来，他就六神无主，不知干啥好。昨晚上的剩饭，他煨在大锅里。木制锅盖的四周，乎乎蹿着热气，氤氲地弥漫了灶房，煽动着櫨木、房箔上的塔灰，飘飘摇摇。饭菜热好了，张绍义仍无心吃。日子过得冷清，饭在嘴里象嚼蜡，没个味道。昨天下晚儿，他只吃了个半饱，就觉胸口堵得慌，撂下了。过了一夜，仍不觉饿。于是，他慢条斯理地从兜里捻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，卷上一颗喇叭筒烟，闷闷地抽起来。

忽然，外面响起了轻盈的脚步声。张绍义侧耳听听，不是爹走道沉甸甸的“哐哐”响。他知道不是爹回来了，无心抬头去看，仍是漫不经心地吐着烟雾。

“大兄弟，还没吃哩？”女人的柔声细语，蓦地在屋里响了。

张绍义一愣神儿抬起头来。竟是邻居桂莲嫂站在门里了。

桂莲的容貌是俊美的。黑葡萄似的眸子，犹如两潭秋

水；鹅蛋形的脸盘，娇艳绯红；粲然笑着，唇角一边露出一颗白瓷般的虎牙。她手扯儿子吉祥，眼睛在屋内逡巡。之后，把目光停在儿子怀里的小包上。小吉祥羞怯地躲着，惊惶地眨巴着玻璃球似的眼睛，愣眉愣眼地盯着张绍义。

张绍义看看这母子俩，神色惶悚、窘迫。他没曾想吉祥娘俩这么早串门来，也没料到她们悄悄进来，急忙跳在地上回应：“哦，还没，……嫂子，你坐。”

桂莲回过头去，象不放心似地又打量一眼灶房。毛柴胡乱堆着，锅台上是没洗涮的盆、碗。她沉着脸问：“五叔还没回来？”

“嗯。”张绍义应着，扔下烟蒂，又给桂莲让坐。

桂莲没有坐，却推了一把儿子抱着她大腿的手说：“没见过你绍义叔？还不给他！”她用手指点着孩子怀里的小包，嗔怪地：“这孩子，啥时才出息！”

小吉祥越发羞涩，转到桂莲身后了。

桂莲耐不住火性，从儿子手里拽过小包放上炕，打开来，是一双崭新的布鞋。她解释说：“这是在早给祥他爸做的，如今用不着了，不知大兄弟可能穿？”

张绍义目光落在那趟绒面儿、千层底儿的新布鞋上。他满心高兴，就要伸手拿去，却又沉悒而犹豫了。前几年，桂莲没少过这院来，帮这帮那，象这结结实实的布鞋，也做过几双，她从来没有絮絮叨叨地解释过。近两年，桂莲可是没有过来帮手呀！有人说，李春生正在追她，她把一颗心也交给他了。那么，她为什么又送这双鞋来，还说是小祥爸的呢？张绍义忽然想到，前几天帮桂莲嫂起猪圈时，他穿的是露脚趾头的布鞋。于是他猜想：莫不是桂莲嫂可怜我，才专门做的？

张绍义猜度地抬头看看桂莲嫂。她一副和善、沉静的面孔，好象在说：“你穿吧，大小保你满意！”

张绍义象得到了鼓励，取得了信任。他抓起鞋套在脚上。嗬，不肥不瘦，穿着合适。他高兴地说：“嫂子，这可咋谢你哩？”

“谢？你太外道了！”桂莲挚恳地，“远亲不如近邻，你和五叔还少帮俺了！”

张绍义踩着新鞋，满意地低头审视着。

屋子里沉闷、窘迫的气氛打破了，消散了。

桂莲扭头听听灶房里的开锅声，确信张绍义还没吃早饭，关切地说：“急当啥用？五叔不在家也得吃饭呀！”她回头膘了一眼乱糟糟的灶房，劝慰地说：“看，屋子造得这样，也该拾掇拾掇了。”

“我不想吃，不饿。”

“咦呀，粗壮的汉子，还有不饿的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”稍停，她垂下眼睑，宽解地说，“五叔的脾气你也知道，没要紧的事，他也不出门呀！”

桂莲抬起头来了。两只黑葡萄似的眼睛，投出脉脉含情的光。这目光有同情，有怜悯，也有担心。张绍义全看在眼里。他象得到了支持和安慰，高兴地说：“嫂子说得对，来，让小祥也‘垫巴’点。”

“不了，我们刚撂饭碗。”桂莲推辞着，“做点菜吧，嫂子帮你切去！”

“都现成，全在锅里呢！”张绍义说着，放上炕桌，又招呼吉祥。

吉祥猫在妈身后，两只玻璃球似的眼珠滚动着，胆怯地不肯动窝儿。

桂莲爱抚地摸着儿子茸茸黑发，说：“这孩子不能吃，你麻利吃吧。”

外面，“克郎”猪饿得发疯了，“喂——喂”地狂叫着。

桂莲听着说：“还没喂猪吧，我帮你添食去。”

“不，不用。”张绍义慌忙阻拦，“忙不了，我热食去。”

人说，世界上有了女人，才有了善良和温柔。这话一点不假，由于屋子里多了一个热心肠又贤淑的桂莲，就象倏然添了生气。张绍义敛起阴悒，笑着拿过一个热腾腾的馒头，递给吉祥说：“听叔的话，拿着。过门槛儿吃一碗，吃嘛！”

吉祥不伸手。张绍义把馒头递在桂莲手上说：“嫂子，你给他！”

张绍义一脸挚恳，桂莲也没有客气，接在手里坐下说：“五叔这次出门，没跟你说？”

“没。”

“也没说上哪？”

“没。”

“人老了，就是爱操心。”桂莲如嗔似怨，“该不是为你跑吧？”

张绍义腾地脸颊红了，一直红到了耳根。他暗自思忖起来：桂莲怎么问这个？关心？惦念？还是……张绍义瞄了对方一眼，急忙低头装作吃饭掩饰着。许久，才不慌地：“谁用他？喂……”

“俗话说：老不舍心，真是的。”桂莲感慨地说。

“有啥办法。”张绍义低垂着头，艾怨道。

桂莲听罢，没有再多停留，耸耸肩抱起吉祥，说：“大兄弟，你吃吧，俺走了。”

张绍义还要挽留。

桂莲晃着儿子白胖胖的小手，吉祥喊了一声“再见！”

桂莲一走，张绍义就觉得肚子饱了，而心里却又觉出空空落落的。他懊悔地思忖：桂莲是个苦命的人，怎么没多留她一会儿……

院子里，响起了沉甸甸的脚步声。噔噔噔，象打夯般有力，仿佛能把地上砸出坑来。

张绍义禁不住一阵欢喜，跑出门外，亲切地喊：“爹回来了！”

张老五站在自家的院子里。他进门时的欢乐一扫而光，旋即紧紧锁住了眉头。张绍义出来迎接，竟没有使他露出一丝满意和欢笑。

张绍义如痴如呆地愣住了。他不知爹为啥气恼，跟谁生气，一时不敢出声搭话了。

张老五回眸盯着桂莲的背影，直到她们娘俩开门进了屋，才回头鄙夷地啐了一口，恶狠狠地：“丧门星……”

(二)

张老五是个清瘦、干巴的小老头儿。他个儿小，手儿小，脚也小。一米五六的身材，脊背佝偻，衣服邋遢，显得比实际身量还要矮小。他蓄着的山羊胡，已经苍白；脸上皱纹象扯上的蛛网，横七竖八，密密匝匝。其实，他五十刚过，却给人年过古稀的印象。其貌不扬，他本来不应被人注意和重视，可他那双精明的小眼睛，却闪着深邃睿智的光芒，又使人觉得他干练、有韬略。因此，他身材矮小，就小得精悍而

睿智，其貌不扬，反被精明掩饰了。行动也证明，他是那种貌不惊人，却颇有心计的庄稼汉！去年，他种的谷子，突破了亩产千斤的大关，从那时起，他就成了三里五屯群众刮目相看的人物。

张老五曾以“苕帚张”扬名十里八乡，那是因他扎的苕帚、刷帚确实好。现在又这等引人注目，除去他包的地高产外，还在于他那黄澄澄的小米，在庄稼人生活中的价值！人常说：小米养人人有情啊！这是因为，它不仅是庄稼人一年四季缺不得的主食，还在于它与革命有着非浅的缘分。不是有许多老革命如今谈起“小米加步枪”还津津乐道吗？

去年秋后，当人们照着张老五的做法，一心巴火往种谷子上铆劲时，他呢？又屈尊拜师，三访打瓜王，另辟生产蹊径了。

“要发家，种打瓜”。这是群众中流传很广的谚语。可是，在张家窝堡人们老早就作了结论：土头差，莫种瓜。因而，土地承包以后，尽管大家都知道种打瓜是来钱道，却又都视作畏途而不敢问津。唯有张老五，他不听邪，偏要种，还笃信着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的理！

几天以前，他在炕上正琢磨着串换种子的事，墙上挂着的话匣子里，传出县里要办科学种田训练班的新闻。他喜出望外，抬腿走了。照实说，办这种事该告诉儿子一声，他却不一走六七天，硬使儿子提溜着一颗心，惦记着。

今天他回来了。一路上，眼前幻化着青藤弯弯的瓜蔓，碧绿碧绿的打瓜，还有黑亮、仁饱的打瓜籽。他兴冲冲走着，不觉喜上眉梢。哪曾想，还没进门，就碰上桂莲抱着孩子从自己家出来，他感到霉气，无名火直蹿脑门儿，厌恶地啐了一口，狠狠地骂出声来：“丧……”

张老五进屋坐在炕上，看到炕桌上摆放着馒头、炒菜，看到张绍义为小吉祥准备的两双筷子两只碗，他好象看到儿子和桂莲你推我让的场面，更是火冒三丈。他愤然地思忖：你，你想勾引我的儿子，做梦去吧……转念，又埋怨起儿子来：多不争气，偏跟她……张老五赌气地掏出烟袋，狠劲儿地在烟荷包里挖出一锅烟，“咔嚓”，“咔嚓”打着火镰。他要抽烟了。

张老五的烟具是古老又颇考究的。烟荷包，是谢世的老伴留给他的纪念物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还看得出那细针密脚和精心绣上的素花。烟袋杆不盈七寸，短小灵巧，油光锃亮。一头是白里透红，似玉非玉，象玛瑙又非玛瑙的烟袋嘴；另一头，是白中有黄，黄中有白，非金非银的烟袋锅。烟袋杆上拴着的细皮绳上，缀着烟荷包和一个果核雕的小猴儿。猴子鼻眼清晰，玲珑剔透，栩栩如生。烟荷包分里外两层，里层装烟末，外层小袋里，装着月牙形火镰和打火石。据说，除烟荷包和打火石以外，其余，都是张老五爷爷辈的遗产。自打这些物件传到张老五手中，他就象得了稀世珍宝，犹如考古学家对待“出土文物”般的珍视。但是，尽管张老五保存这等经心，却往往难以如愿以偿——火镰常常三下五下不冒火星，使急等抽烟的人点不着火。就为这，队上辈份相同的人没少嗔笑他。他呢？则不屑一顾地侃侃回答：咋能扔呢？这是列祖列宗的传家宝……他本心还想说要“一代一代传下去”，但他知道儿子张绍义就不肯一顾了，怎好讲传呢？因此，他没把夸海口的话说出来，就闭上了嘴巴。为了发泄这口憋着的闷气，当有人越是嘲弄他的宝贝古董时，他越是要连连地打火，以示祖传宝贝的优越和耐用……

张老五坐在炕上打火，不知是赶巧了，或是古董为他长

脸，反正打出火，把一锅烟点着了。

张绍义看在眼里，知道爹又在发脾气了。他生气烦恼时，总是象这样无声无息地坐着，半天，一天。一口饭不吃，一句话不说，只是一袋接一袋地抽闷烟。这样，火镰自然遭殃，“咔嚓”、“咔嚓”，一声比一声紧，火星子也“哧哧”四溅，象电焊花……如是他高兴了，虽然也少言寡语，但却是另一副神态：他坐着，更多的时候是站着，不停地晃着一条腿，用拇指和无名指捻山羊胡。他乐津津地捻着，越捻越慢，眼睁睁盯着一个方向，越盯越牢。象若有所思，又象有所发现……

遇上头一种情况，任谁是万万搭讪不得的，否则，他会象雄狮般陡然发怒，叫人猝不及防，难于招架。若是后一情况呢？他又会逢问必答，欢声笑语，叫人倍觉亲切，惬意满足。

张绍义跟爹从外面进到屋里，站在桂莲刚刚呆过的门里，觊觎着爹由晴转阴的面孔，惊愣的两手在大腿上轻轻摩擦着，不敢张口，不知所措。

张老五用眼睛的余光，乜斜着儿子怯生生的面庞，越发觉得自己猜对了。一个离了婚的男子，一个年轻轻的寡妇，掺合在一起，还会有好事？！日后风言风语传出去，伤风败俗，叫老人的脸往哪搁呀！因此，他认为这次出去太对了，是到了给儿子完婚的时候了！

张绍义站着不安，走又走不开，心里憋闷，半天才炸着胆子说：“爹，你还没吃饭吧？”

“我早饱了！”

张绍义听出话里有音，再不敢多嘴了。他喃喃地象表白，又似自语：“昨晚剩的饭菜在锅里呢！”

“啪啪啪，”回答他的是烟袋锅磕在炕沿上的声响。张老五把死灰磕打干净了，重新装了一锅烟，又“咔嚓、咔嚓”打起火来。

张绍义是清楚爹的潜台词的。近来，他常常埋怨张绍义不体贴他，不听他的话。是这样吗？不，不是的。爹的话怎么能不听？何况妈过世后，爹是尘世间唯一的亲人呢？但是，他每次想到那伤心的往事，就心里颤栗。噯，还是别想它吧……

屋子里，空气好象静止了、凝结了。张绍义感到压抑、沉闷，心上象压着块磨扇，一个劲往下沉。他忍受不了这窒息的气氛，刚想借口逃脱，不曾想，爹在这时说话了：“这次出门，顺路到你大姨家，她说屯上——”

“爹，你别说了。”张绍义打断他。

“为啥？”

“我不找！”

张绍义心上的伤口还在淌血，他最怕触到心灵的疼处。

“混帐！”张老五暴怒了，两只精明的小眼睛灼灼冒火，“打光棍也不许胡来！”

“谁胡来了？”

“那小寡妇——”

“她来看你回来没有。”

“屁！”张老五简直是怒不可遏，“我看她是来勾魂！”

“爹——”张绍义没有针尖对麦芒地吵吵。他深情地喊了一声，真想把听到的，关于桂莲同李春生的事全端出来，可是，话一出口，却是，都邻居住着，可不能……”

“我眼睛不瞎！”

爹无端加害桂莲，张绍义十分气愤。这不是把人家一颗

心当驴肝肺了？她是个不幸的寡妇，怎对得起她呢？但是，如果这时候同爹申辩争执，就要冲他的肺管子，吵到天黑也分不出是非曲直。因此，他忍着愠怒和不满，回转身在灶房里扛起铁锹。

“上哪？”

“倒粪去！”

“寻思寻思吧，”爹还是教训的口吻，“别让那‘丧门星’……”

张绍义不忍心听，抬腿走了出去。

(三)

桂莲是“丧门星”吗？不，太冤枉人了啊！可是，爹为啥要这样对待她呢？噯，噯，这太不公平了。

张绍义刨着粪，暗自思忖着。

张老五的家和桂莲家在一趟房子上。房山顶着房山，院墙挨着院墙。两家中间，隔着不到三步远的空档。特别是，两家的院墙都很低，抬抬腿就能迈过去。因此，两家人抱柴、喂猪，忙什么活计，相互都看得真、瞧得切。若是有个求借，只要站在门口招呼一声，大事小情就办了，从来用不着跑腿劳神。

张绍义十岁那年，妈撒手作古了。爷俩过起了清苦的日子。那时候，桂莲还没有过门儿，柳大娘健在，常常到张家缝缝补补，洗洗涮涮，把一家女人要干的活计无偿地全包了下来。桂莲的丈夫柳志清比张绍义大一岁，他象大哥哥一样，

从小领着绍义上学、割草、剜菜。尽管俩人都是孩子，却没有红过脸儿，拌过嘴，同手足兄弟一般亲。由于两家人老一辈、少一辈，亲如一家的和睦相处，屯上人都称赞他们是两姓、两屋、一家人。桂莲过门来，知道两家人的历数渊源和情谊后，就主动替代婆婆操劳了。她心地善良，知情达理，曾以一个女性柔顺纤细的品德，进一步培植了两家的挚情，如今，张绍义穿旧了的棉袄、棉裤，还都是桂莲前几年亲手做的呢！

人常说：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对门。这话千真万确。柳家对张家有情，张家自然对柳家有义，奔奔坎坎，大事小情，特别是重活累活，张家也常常过来帮助。情义深，不隔心。张家父子出门时图个方便，常常把钥匙丢到柳家就走，一百个放心。桂莲受人之托（自然主要是信任），按时到张家喂猪、喂鸡，料理一切事务，用不着张老五惦念。

可是，正如民谚所说：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不多久，桂莲的婆婆和丈夫相继故去了。家庭的重担，一下子落在了这孤儿寡母的肩上，生活的重荷呵，简直让桂莲难以招架，无力自持。好在，作为长者的张老五，不忘昔情旧义，对桂莲百般照顾，把她家的重活：打墙，抹房，拉土垫圈，脱坯扒炕全包了下来，才使桂莲从苦闷中，产生了生的乐趣，活的渴望。但是，并不多久，愚昧无知的人们纷纷嚼起舌根子来，既讲桂莲伤风败俗，又说张老五为儿子拣便宜。言传不堪入耳，而且越传越近乎人格污辱。照一般人，尤其是年轻妇女，对此简直难以招架，然而，桂莲却不计较这些，更不作解释。这，太反常了，使一些人惊诧，更叫一些人难以理解。

桂莲姓汪，是城郊蔬菜大队里长大的姑娘，从小喝过几

瓶墨水，识文断字，通情达理。她生性开朗豁达，心地善良，笃信身正不怕影歪。仍然堂堂正正过日子，大大方方处邻居，这就使张柳两家相安如初。生活中的事往往就是这样：你惧怕它，它反而欺你，你正视它，则冰化雪融了。桂莲爽朗大度，正气压住了邪说，说咸道淡的人少了，两家人的情谊更加深厚。

两年前，张老五为儿子绍义定亲以后，桂莲象胞姐一样地为他张张罗罗，做被褥，买衣料，亲自裁，亲手缝，一件件让张绍义试过，真比亲兄弟办喜事都忙碌，都上心。

张绍义结婚的大喜日子到了。那天，娘家客来了三十多号人，全是桂莲一手招待的。她忙了迎亲忙饭菜，忙罢屋里忙屋外。一桌桌七个碟子八个碗，也真难为了她！哪想到，酒过三巡，菜入七道，女客桌上有人寻衅滋事了。她们大吵大嚷：“没有陪客的，酒再不能喝了！”

那个颇有几分姿色，四十来岁风韵犹存的“小白脸”，更是破马张飞地出口不逊：“张家窝堡女流之辈，都是鸡架里的蛋——出不了窝儿。”张绍义的爱人看到屯上这般窝貶，不知牵动了哪根儿神经，又抽抽噎噎地掉起泪来。

“小白脸”仍在喋喋不休。她的肆意寻衅，令人气恼，出言不逊，叫人愤慨。那会儿，桂莲正在灶下忙得汗流浹背，脱不开身。她既怕招待不周，辜负了主人的信赖，又怕外面的戏谑，引起争端，搅了大喜日子的欢乐。一旦如此，客人们扫兴，作邻居的脸上也无光啊！于是，她把活计嘱咐给一个帮忙的姑娘，文静娴淑地走到女客桌前。她端起一只粗瓷大花碗针对“小白脸”的挑衅说：

“嫂子，张家窝堡的女人，数不完，这里全用不着。有我一个就够了！”